

张恨水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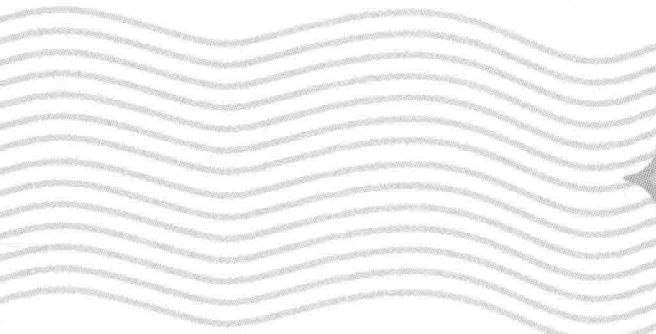
金粉世家

豪门贵族的纸醉金迷，红粉佳人的娇纵倾轧，平民女子的冷落清秋，封建大家族的放荡腐朽，一幕幕上演……被誉为二十世纪的《红楼梦》。



岳麓書社





金粉世家

下

张恨水
著



岳麓書社·长沙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粉世家/张恨水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14.6

ISBN 978-7-80761-841-6

I. ①金... II. ①张...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
IV. ①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57146 号

JINFEN SHIJIA

金粉世家

作 者:张恨水

责任编辑:曾倩 蒋浩 彭天仪 龚昊 李维

封面设计:山和水工作室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直销电话:0731—88804152 88885616

邮编:410006

岳麓书社网址:www.yueluhistory.com

岳麓书社天猫网:http://lzfts.tmall.com

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630×940 1/16

印张:68.25

字数:1048 千字

印数:1—8 000

ISBN 978-7-80761-841-6/I·1168

定价:68.00 元

承印: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目 录

作者原序 / 1

- 楔 子 燕市书春奇才惊客过 朱门忆旧热泪向人弹 / 1
- 第 一 回 陌上闲游坠鞭惊素女 阶前小谑策杖戏娇嬛 / 10
- 第 二 回 月夜访情俦重来永巷 绮宴招腻友双款幽斋 / 19
- 第 三 回 遣使接芳邻巧言善诱 通幽羨老屋重价相求 / 27
- 第 四 回 屋自穴东墙暗惊乍见 人来尽乡礼共感隆情 / 35
- 第 五 回 春服为亲筹来供锦盒 歌台得小聚同坐归车 / 43
- 第 六 回 倩影不能描枣花帘底 清歌何处起杨柳楼前 / 52
- 第 七 回 空弄娇嗔看山散游伴 故藏机巧赠婢戏青年 / 60
- 第 八 回 大会无遮艳情闹芍药 春装可念新饰配珍珠 / 69
- 第 九 回 题扇通情别号夸高雅 修书祝寿隆仪慰寂寥 / 77
- 第 十 回 一队诗人解诗兼颂祷 半天韵事斗韵极酸麻 / 87
- 第十一回 独具慧心诗媛疑醉语 别饶兴趣闺秀有欧风 / 97
- 第十二回 花月四围尽情吐心事 竹城一战有意作调人 / 106
- 第十三回 约指勾金名山结誓后 撩人杯酒小宴定情时 / 116
- 第十四回 隔户听闺嘲漏传消息 登堂难客问怒起风波 / 125
- 第十五回 盛会伴名姝夫人学得 令仪夸上客吉士诱之 / 136
- 第十六回 种玉向侯门尺书求友 系绳烦情使杯酒联欢 / 147

- 第十七回 歌院重逢自惭真面目 绣花独赏暗寓爱根苗 / 158
- 第十八回 谨谢主人怜不为绿叶 难明女儿意终惜明珠 / 168
- 第十九回 初议佳期快谈银幕下 又蒙厚惠释虑白镪中 / 175
- 第二十回 传字粉奁会心还密柬 藏身花架得意听娇声 / 184
- 第二十一回 爱海独航依人逃小鸟 情场别悟结伴看闲花 / 193
- 第二十二回 眷眷初逢寻芳过夜半 沉沉晚醉踏月到天明 / 202
- 第二十三回 芳影突生疑细君兴妒 闲身频作乐公子呼穷 / 210
- 第二十四回 远交近攻一家连竹阵 上和下睦三婢闹书斋 / 220
- 第二十五回 一扇想遮藏良人道苦 两宵疑阻隔少女情痴 / 230
- 第二十六回 屡泄春光偕行露秀色 别翻花样说古听乡音 / 238
- 第二十七回 玉趾暗来会心情脉脉 高轩乍过握手话绵绵 / 247
- 第二十八回 携妓消愁是非都不白 釀金献寿授受各相宜 / 257
- 第二十九回 小集腾欢举家生笑谑 隆仪敬领满目喜琳琅 / 266
- 第三十回 粉墨登场难为贤伉俪 黄金论价欲组小家庭 / 276
- 第三十一回 藕断丝连挥金营外室 夜阑人静倚枕泣空房 / 286
- 第三十二回 妇令夫从笑煞终归鹤 弟为兄隐瞒将善吼狮 / 295
- 第三十三回 笔语欺智囊歌场秘史 馈肴成画饼醋海微波 / 306
- 第三十四回 纨绔聚豪家灭灯醉月 艳姬伴夜宴和索当歌 / 316
- 第三十五回 佳节动襟怀补游郊外 秋光扑眉宇更入山中 / 324
- 第三十六回 山馆留宾归途行不得 月窗寻梦旅舍夜如何 / 334
- 第三十七回 兄弟各多情丛生韵事 友朋何独妒忽绝游踪 / 343
- 第三十八回 拥翠依红无人不含笑 勾心斗角有女乞垂怜 / 353
- 第三十九回 情电逐踪来争笑甜蜜 小星含泪问故示宽宏 / 362
- 第四十回 胜负不分斗牌酬密令 老少咸集把酒闹新居 / 371
- 第四十一回 当面作醉容明施巧计 隔屏说闲话暗泄情关 / 381

- 第四十二回 云破月来良人避冢妇 莺嗔燕咤娇妾屈家翁 / 391
- 第四十三回 绿暗红愁娇羞说秘事 水落石出惆怅卜婚期 / 402
- 第四十四回 水乳樽前各增心上喜 参商局外偏向局中愁 / 411
- 第四十五回 瓜蔓内援时狂施舌辩 椿萱淡视处忽起禅机 / 422
- 第四十六回 手足情深芸篇诳老父 夫妻道苦莲舌弄良人 / 433
- 第四十七回 屡数奇珍量珠羨求凤 一谈信物解佩快乘龙 / 444
- 第四十八回 谐谑有余情笑生别墅 咄嗟成盛典喜溢朱门 / 454
- 第四十九回 吉日集群英众星拱月 华堂成大礼美眷如仙 / 463
- 第五十回 新妇见家人一堂沆瀣 少年避众客十日驰骋 / 472
- 第五十一回 顷刻千金诗吟花烛夜 中西一贯礼别缙绅家 / 481
- 第五十二回 有约斯来畅谈分小惠 过门不入辣语启微嫌 / 491
- 第五十三回 永夜涌心潮新婚味苦 暇居生口角多室情难 / 501
- 第五十四回 珍品分输付资则老母 债台暗筑济款是夫人 / 511
- 第五十五回 出入一人钱皱眉有自 奔忙两家事慰醉无由 / 521
- 第五十六回 授柬示高情分金解困 登堂瞻盛泽除夕承欢 / 531
- 第五十七回 暗访寒家追恩原不忝 遣怀舞榭相见若为情 / 541
- 第五十八回 情种恨风波醉真拼命 严父嗤豚犬愤欲分居 / 550
- 第五十九回 绝路转佳音上官筹策 深闺成秘画浪子登程 / 560
- 第六十回 渴慕未忘通媒烦说客 坠欢可拾补过走情邮 / 569
- 第六十一回 利舌似联珠诛求无厌 名花成断絮浪漫堪疑 / 579
- 第六十二回 叩户喜重逢谁能遣此 登门求独见人何以堪 / 588
- 第六十三回 席卷香巢美人何处去 躬参盛会知己有因来 / 599
- 第六十四回 若不经心清谈销永日 何曾有恨闲话种深仇 / 609
- 第六十五回 鹰犬亦工谗含沙射影 芝兰能独秀饮泣吞声 / 619
- 第六十六回 含笑看蛮花可怜模样 吟诗问止水无限情怀 / 629

- 第六十七回 一客远归来落花早谢 合家都怍悦玉树双辉 / 639
- 第六十八回 堂上说狂欢召优志庆 车前惊乍过迎伴留痕 / 649
- 第六十九回 野草闲花突来空引怨 翠帘绣幕静坐暗生愁 / 659
- 第七十回 救友肯驰驱弥缝黑幕 释囚何慷慨接受黄金 / 669
- 第七十一回 四座惊奇引觞成眷属 两厢默契坠帕种相思 / 679
- 第七十二回 苦笑道多财难中求助 逍遥为急使忙里偷闲 / 688
- 第七十三回 扶榻问黄金心医解困 并头嘲白发蔗境分甘 / 698
- 第七十四回 三戒异时微言寓深意 百花同寿断句写哀思 / 708
- 第七十五回 日半登楼祝嘏开小宴 酒酣谢席赴约赏浓装 / 718
- 第七十六回 声色无边群居春夜短 风云不测一醉泰山颓 / 727
- 第七十七回 百药已无灵中西杂进 一瞑终不视老幼同哀 / 738
- 第七十八回 不惜铺张慎终成大典 慢云长厚殉节见真情 / 747
- 第七十九回 苍莽前途病床谈事业 凄凉小院雨夜忆家山 / 758
- 第八十回 发奋笑空劳寻书未读 理财谋悉据借箸高谈 / 767
- 第八十一回 飞鸟投林夜窗闻愤语 杯蛇幻影晚巷走奔车 / 777
- 第八十二回 匣剑帷灯是非身外事 素车白马冷热个中人 / 788
- 第八十三回 对簿理家财群雏失望 当堂争遗产一母伤心 / 798
- 第八十四回 得失爱何曾愤来逐鹿 逍遥哀自己丧后游园 / 808
- 第八十五回 衰服近优伶不亏好友 红颜计柴米貽笑方家 / 817
- 第八十六回 白玉锡佳名二花争艳 黄金供滥用一客无愁 / 827
- 第八十七回 私念故乡偏房兴去意 忽翻陈案记室背崇恩 / 836
- 第八十八回 故主宣言群奴半日散 旁人屈指一子八月生 / 845
- 第八十九回 临榻看新孙难言此隐 怀金窥上客愿为谁容 / 854
- 第九十回 露影太荒唐封金预告 怀诗忽解脱对月长嗟 / 864
- 第九十一回 泉水出山残文留旧迹 衣衫刺目烈火灭余痕 / 873

- 第九十二回 伏枕染重疴母怀戚戚 传笺盼一顾郎趾匆匆 / 882
- 第九十三回 半夜驰车媿婉谈浮海 清晨破镜凄凉卜下场 / 891
- 第九十四回 病榻起疑团乍惊惨色 情场增裂缝各动离怀 / 900
- 第九十五回 强夺珠针病狂怀璧遁 永离鸳帐封步闭楼居 / 910
- 第九十六回 风景不殊游踪增感慨 情怀莫逆闲话自缠绵 / 919
- 第九十七回 冰炭人情失官求内助 泥云身世访主忆前情 / 928
- 第九十八回 院宇见榛芜大家中落 主翁成骨肉小婢高攀 / 937
- 第九十九回 谈笑弄娇嗔新装十索 言行失常态情局孤忙 / 945
- 第一百回 惨语断生平小楼伴佛 狂呼惊夜半烈焰冲霄 / 954
- 第一百一回 两老恻慈怀共看瓦砾 同胞作愤语全没心肝 / 962
- 第一百二回 对客道烦忧初尝苦境 替人流急泪重见残装 / 970
- 第一百三回 对坐无聊愁城生怨色 远来有意情海起新澜 / 978
- 第一百四回 上室迎宾故谈风土好 大庭训子严斥羽毛丰 / 987
- 第一百五回 得意让花骄权门夜叩 失踪惊屋闭旧巷空来 / 995
- 第一百六回 亦假亦真旧邻传噩耗 疑非疑是胜地觅芳踪 / 1004
- 第一百七回 决绝一书旧家成隔世 模糊双影盛事忆当年 / 1012
- 第一百八回 寄爱写小诗投邮有意 对亲作快语析产何惭 / 1020
- 第一百九回 巨室瓜分最怜孺子去 情场球戏难受美人狂 / 1028
- 第一百十回 航海倚英雌更谋捷径 弃家付儿辈独隐名山 / 1039
- 第一百十一回 驴背遇穷途昙花一现 禅心伤晚节珠泪双垂 / 1051
- 第一百十二回 金粉各飘零情场永别 轮蹄相驰逐旧事重提 / 1063
- 尾 声 消息索哀词人悲秋扇 生涯寄幻影梦老春婆 / 1075

第五十六回

授柬示高情分金解困 登堂瞻盛泽除夕承欢

燕西这回前来正是机会，刘守华正好拿出支票簿来，签了一张一千二百元的支票，放在桌上，用铜尺来压着。燕西看了便笑道：“大家都好，只有我一个人闹穷。你瞧，你们这支票满屋子扔，看了真让人家羡慕。”道之道：“你嚷什么穷？柴米油盐的账，哪样让你管了一天了？”燕西道：“你只知道那样说，你不知道大家是有进款的，就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进款的。过了年，父亲若要不让我去留学，我就得到机关里去弄差事，不然，这个穷劲儿，我可是抗不了。”说着，向沙发椅子上一靠，叹了一口气。道之对刘守华笑道：“老七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他来哭穷，你知道他的用意吗？”刘守华笑道：“我不是诸葛亮和刘伯温，猜不到他此来什么用意。”道之道：“你不要装傻了，你要装傻，我就不必叫你刘守华，要叫你刘守财了。”刘守华笑道：“据你这样说，老七是和我们借钱来了。老七，你姐姐猜得对吗？”他这一问，燕西难为情起来，姐夫究竟是别姓的人，怎么好意思说借钱的话。因此他却十分踌躇着，不知道是直说好，还是不说的好。只这一犹豫之间，就将答话机会错过。燕西又不好补说，自己此来，可是借钱的，却只一笑了之。刘守华道：“那有什么不好意思？你要多少钱用，我替你想点法子就是了。年轻人都要这样，以为说没有钱用，就丢了面子，问人家借钱呢，人家答应，还是罢了，人家若是不答应，是加倍的难为情。可是要这样，就不是应时的手腕了。”燕西笑道：“你倒好像爱克斯光镜，照见了我的心肝五脏。其实我穷虽穷，勉强凑起来，对付着也就可以过年，倒是敢闹亏空。”刘守华一番好意，经燕西这样一说，就不能再向前说。他不说，道之也是默然无语。燕西又说了一些闲话，也就走了。不过走出了道之这院子里，自己又有些后悔，刚才人家说得好好的了，只要我说出数目来，就可以照办，偏是当时又要什么面子，说了硬话，把现成的支票退回，这只好另想法子了。

随脚所之，不觉就走到自己内室来。

这个日子，清秋在金家虽然过了许久，但是看他们家里过年，别有一种狂热的情形，看了倒是有趣。只有她是一个新嫁娘，一点事也没有，拿了一本书，正背着窗户看。燕西走了进来，见她看书，就笑道：“你倒自在！”清秋道：“我不自在怎么样呢？这里并没有我要做的事呀。但是我看你没有什么事的人，何以也忙得不亦乐乎？”燕西向旁边长椅上一躺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唉！你哪里知道？”清秋道：“我什么不知道？你还有什么痛苦吗？”燕西一时失神，把口气露了出来，现在要勉强掩饰，也是来不及。因道：“别什么痛苦是没有，一到了过年的时候，大家都用钱，我想到消耗和别人一样，可是并没有收入，这事是很危险。”清秋先是抿嘴一笑，然后说道：“为了钱发愁，我看你这是第一次吧？你那每月三百元的月费，怎么用了？”燕西一拍手道：“靠那一点子钱，当然是闹亏空。可是闹亏空不算，还不让人知道。第一是父亲不能知道这件事。他以为一个读书的人，每月用这些钱，已经太多了，哪里再能说不够？”清秋脸一红道：“你为我花了钱不少吧？”燕西闹得图穷匕现，更是不堪，因道：“我有是有点亏空，但是相沿的日子久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屋子外面，有人喊道：“七爷在这里吗？”燕西便问道：“谁？”那人听到答应，就进来了，原来是道之用的李妈。燕西见她手上拿着一封信，心里就是一动，因问道：“是给谁的信？”李妈道：“是我们太太给你的，你瞧吧。”燕西拆开来一看，先有一张支票射入了自己的眼帘。另外是一张八行，上写道：“你大概是很着急吧？想借钱，又不好意思开口，是不是？现在把一张空白支票，盖了图章送来，要多少钱，你斟酌情形去填上。时候不早了，填了赶快就去兑吧。我并不对人讲，你放心。姊道之字。”燕西一见，不由得喜上眉梢，对李妈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去吧。待一会儿，我自己就会来。”李妈去了，燕西笑嘻嘻地将支票向清秋脸上一扬，说道：“嘿！咱们正月里花的钱都有了，现在几点钟？”清秋笑道：“来了一笔什么意外的财喜，把你乐成这个样子？钟在你面前桌上，倒来问我？”燕西便将支票递给清秋看道：“天下放债的人，我看没有比这更痛快的了，将支票盖好了图章，倒让我们来填数目。四姐待我们总算不错的了。”清秋道：“这样子，你打算填多少数目呢？”燕西一手拿着支票，一手搔了一搔头发，笑道：“依我的意思，最好是填上三

千。可是人家给我们一个大方，真填上那样多，又觉有一点子知进而不知退。”清秋道：“我说你什么事快活？原来是借到一笔钱。借钱是很不幸的事情，没有看见你，倒把它当了一件快活的事。你以为借了钱，不用得还吗？就是不用还，究竟也不算快活。”燕西道：“还自然是要还，但是有了钱，就救了目前的急，先快活一下再说。”于是拿了支票，就到桌上去填写数目。清秋赶过来，一手挽住了他的胳膊笑道：“你可别胡闹，填上许多数目。你要知道，有多了钱，你也就是多花，不如写上几百就行了。正月里我没有什么可花的，你别要为我打算盘，你自己划算着，你要花多少，你就写上多少吧。”燕西笑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我得写两千，除了还欠债，自己还要留几个钱用用。”说时，他已把数目填上。一看桌上的钟，还只四点钟，笑道：“行行行！今天银行里营业的时间，都延长到下午七八点钟的，这时候去，拿了钱，还可以买东西回来。”于是回转身，两只手握了清秋的手，一直问到清秋脸上，笑道：“你要什么东西？我都给你带来。”清秋道：“我什么也不要，只要一个条件，你把钱交给我，让我替你保管，你的意思怎样？”燕西笑道：“这不成问题，你不给我保管，我也要钱放在你这儿的。难道我还能带着整千的款子在身上，到处去玩吗？”说毕，找了帽子戴上，就出去了。

出去了约有一个多钟头，他高高兴兴回来，在身上掏出那两沓票子，交给清秋道：“每沓是五百，总共一千。”清秋道：“还有一千呢？”燕西道：“姓了别人了，还有吗？”清秋道：“你真会用钱，出门去拿两千块钱，不到家就用了一半，这不能不算一个大手笔。”燕西笑道：“我这就算大手笔吗？你去查查老大老三他们用的钱，每月是要多少？”清秋道：“为什么不学人的好处，却学人的坏处？再说大哥、三哥他们都能挣钱，你总还算是求学的时代，也不能和他们去打比啊！”燕西道：“他们挣的钱吗？那更可笑了，恐怕还不够每月坐汽车的油费呢。”清秋笑道：“我不是说一句刻薄话，大概‘纨绔子弟’四个字，你们贵昆仲，倒是货真价实。”燕西听了这话，未免脸上一红，就说不出话来。清秋也觉得这话有些言重了，便走到燕西身边，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道：“对不住！我的话说错了，回头我给你拜年，再向你道歉。”燕西握住她的手，转过身来，这位新夫人正穿了一件玫瑰紫的驼绒袍，两颊带上一一点似有如无的红晕，配上那乌缎子似的头

发，双钩起来，掩住一角白脸，她美目流盼，瓠犀微露，真是娇艳极了。她的头正靠住了燕西的左肩，燕西偏着头由上向下一看，笑道：“今天为什么穿得这样漂亮？”清秋道：“今天不是过年吗？我总得穿个热闹闹的，免得人家说我姓冷，人也冷。”燕西道：“谁说了这话？”清秋道：“没有谁说，不过我这样猜想罢了。反正穿得热闹，总也不讨人厌。”燕西笑道：“这话不可一概而论，有那种猪八戒似的人，可就越热闹越讨厌。”清秋笑道：“我就知道我和猪八戒的相差不多，你可要算高家庄的高小姐了。”

就在这个时候，玻璃窗外有一个人影子一闪，似乎是走过来，又退回去了。清秋眼快，便问道：“外面是谁？”忽然外面有人咯咯地笑将起来。燕西听来人的声音，好像是道之，问道：“四姐吗？为什么不进来？”道之笑道：“说起新婚燕尔，你们真是当之无愧，那种鹣鹣鲽鲽的样子，我冲了进来，有些不大合适吧？”一面说着，一面已走将进来。清秋听了这话，倒有些不好意思，笑道：“四姐是做母亲的人，应该指导指导我们才是，你倒拿我们开玩笑？”道之道：“指导指导你们吗？除非是指着老七说。你是聪明人里头挑出来的顶尖儿，恐怕你要指导我才对呢。得！不要说那些客气话。老七我问你，我那支票，你给我填上了多少数目？”燕西作了一个揖道：“姐姐，真多谢你，救我出了难关。我填了两千，但是已用过去一半了，马上还得开销五百。”清秋将他递过来的钞票，依旧向他手上一塞，说道：“罢罢，你叫我保管，还没有拿过来，又要用去一半，还保管什么？当了债权人面，你拿回去吧。”燕西笑道：“自然是等着花，你想，我要是把款能保管起来，又何必去借债呢？”道之道：“我正是来告诉清秋妹，让她监督着你，你要知道，我是债权团，就有派代表监督你财政的权利。”燕西道：“我还得出去开发债主子呢。”说毕，转身就向外走。清秋隔了窗子望着，默然不语。道之见她这样，好像有什么感触似的，便笑问道：“清秋妹，你看不惯他这种样子吗？他们都是这样，花钱像流水一样，已经花惯了。从前除了两位老人家，别人是不好干涉他们，现在你来了，你就负有这一层责任。”清秋笑着摇了一摇头道：“四姐，猜错了，我不是为这个。”但是她虽然否认了，却说不出另有别的原因。道之向来就不管这些屑末小事，清秋不说，她也就算了。便道：“母亲屋里去坐坐吧，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又要看书了，昼夜坐

着不动，这很是与卫生有碍的。”不待清秋答复，拉了清秋就跑。

清秋跟着她走到外面，只见那些听差和老妈子，分批在扫院子擦玻璃，走廊上沿着花格栏，一齐编上了柏枝，柏枝中间，按上大朵的绸花和五彩葡萄大的电灯泡。廊檐下，一条长龙似的悬着花球和万国旗。清秋道：“嘿！我们这样文明的新家庭，对着旧年还是这样铺张。”道之道：“这是母亲的意思，一年一次的事，大家同乐一下子。她老人家本欢喜热闹，反正无伤于文明，我们倒乐得凑趣。这就算铺张吗？你上那大厅里去看看，那才是热闹呢！”清秋是初来金家过第一个年，少不得要先看看，以免临时露怯。于是转着回廊向外，到大厅上，只见西式的家具一齐撤去，第一样先射入眼帘的，就是正中壁上悬了许多画像，男的补服翎顶，女的是凤冠霞帔，一列有七八幅之多，这不用猜，可以知道是金家先人的遗像。在先人遗容之下，列着长可数丈的长案，长案边系着平金绣花大红缎子的桌围，案上罗列着的东西，并不是平常铜锡五供之类，都是高到二三尺的古礼器。大到三四尺的东西，有的是竹子制的，长长的，下直上圆，还有一个盖。有的是木制的，圆的地方更扁。有的是铜制的，是个长方形的匣子，两端安有兽头柄，下端有托子撑起。清秋因为念过几本书，记得竹制是筵，木制的是豆，铜制的是簋，此外圆的方的，罗列满案，却不能一一指出名字来。沿着桌子，一列摆着乌铜钟爵之类，并不像人家上供摆那些小杯小碟。心想，他这种欧化的人，倒不料有这种古色古香的供品，这也是礼失而求诸野了。旁边壁上，原来字画之类也同时撤除，另换了一批。看那上下款，必有一项是金氏先人的名号，大概是保存先人手泽之意。此外还有七八个大小的木盒子，有的盛着马刀，有的盛着弹弓，有的盛着书册。还有一个金漆的木盒，里面列着一幅楷书的册页，近前隔着玻璃盖看时，却是清朝皇帝的手诏。清秋知道燕西的曾祖曾做过边疆巡抚，这就是给那位老人家的了。看得正入神，道之笑道：“清秋妹，你瞧瞧，我们祖上，可都也是轰轰烈烈的人。曾祖不必说了，我们爷爷，他是弟兄三个，有文有武，谁也是二品以上。就是人丁不旺，长二房留下一个姑母。”清秋道：“燕西老说他的大姑母，如何如何疼他，只可惜他们一家都在上海，不能常往来，他还叫我和他一路去探望这位老人家呢。”道之道：“可不是！我们这位姑母太慈善了，非常的欢喜看到我们，这也因为我们家人丁单少之故。”清

秋笑道：“这也就不算少了，一共有八个人呢。难道还要二十位三十位不成？”道之笑道：“这是我说错了，应该说亲人不多才对了。这话我得再说回来，你想，往上两辈子只有两个后辈，自然看得很重。我们爷爷行三，他的眼光是很远的，自己又尝做过海边上的官，他就说官场懂外务的人太少，让我们父亲出洋。老人家反对的自然是多，三房共这一个人，倒让他到外国去，可是爷爷非这样办不可。结果，父亲就在欧洲住了几年回来。他老人家旧学原有底子，出洋以后，又有了新知识，所以正是国家要用的人才，也总算敌得住上辈。只是到了我们这辈子，可就糟了。”清秋道：“怎么会糟？不过好的，都是在女子的一方面罢了。我们祖上是那样有功业的人，应该是要传过四代去的，书上不是说得有‘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’吗？”道之道：“你既然知道这个，你和老七好好地养下几个小国民，把……”清秋不让她说完，用手捶了道之一下，转身就跑。恰好这里新换地毯，还没有铺匀，毯子一绊脚，摔了一跤，不偏不倚，摔在地毯上的红毡垫中间。道之看到，连忙上前来搀起她。笑道：“还没有到拜年的时候哩，你倒先拜下来了。”清秋道：“这都是你，把我这样摔了一跤，你可别对人说，怪寒碜的。”道之拍了她的肩膀道：“妹妹，我对你，哪里还有一点不尽心尽力地照顾吗？你要难为情，也就和我难为情差不多，哪里会对人说哩？”清秋站定了，伸手理了一理鬓发，笑道：“别说了，越说越难为情，我们到母亲房里去坐一会儿吧。”于是携着道之的手，笑嘻嘻地同到金太太屋子里来。

金太太正打开了一只箱子，拿了一些金玉小玩意儿摆在桌上，自己坐在旁边的一张沙发上，口里衔着一支象牙细管长烟嘴子，闲闲望着。清秋走上前，站在桌子一边，低了头细看。金太太笑道：“你瞧瞧，哪一样好？”清秋笑道：“我是一个外行，知道哪一样好呢？”金太太笑道：“我是不给压岁钱的，一个人可以给你们一样。你是新来的，格外赏你一个面子，你可以拿个双份儿。你说你欢喜哪两样，你就先挑两样。”道之道：“呵哟！这面子大了，你就挑吧。”清秋笑道：“这样一来，我是乡下人进了龙宫，样样都好，不知哪一种好了。”道之道：“好是样样都好，好里头总有更好的，你就不会把更好的挑上一两样吗？”清秋听说，果然老实起来，就在二三十件小玩器中，挑了一支白玉的小鹅和一个翡翠莲蓬，莲蓬之外，还有两片荷叶，却是三

根柄儿连结在一处的。金太太笑道：“你还说外行，你这两样东西，挑得最对，我的意思也是这样。”清秋笑道：“谢谢你老人家了。说起来不给压岁钱，这钱可也不少。”金太太道：“我也不能年年给，看我高兴罢了。”道之笑道：“其实你老人家要赏东西，今年不该给这个，应当保存起来，留着给小孩子们。”金太太笑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，我是另有一番用意的。我的意思，先赐给小孩子母亲，由他们再赐给小孩子，那么，这也就是传代的物件了。若是留到将来直接给小孩子，中间就间了一代了。”道之笑着对清秋道：“你听见没有？你倒不客气，是自己挑给小孩子的。”清秋笑道：“我真不知道绕上这一个大弯，妈也是，你还拿我开玩笑呢。”金太太笑道：“你这孩子说话，我还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上了四姐的当，你倒说我和你开玩笑。”道之道：“得了，妈别怪她了，让她回头辞岁的时候，多给你鞠几个躬吧。趁着现在腰软，让她多弯弯腰，将来她有一天像大嫂一样，直了腰子，她就不肯往下弯了。”越说越让清秋难为情，金太太抽着烟笑道：“这事真也奇怪。一个姑娘定了婆婆家，那要害臊，还情有所可原，一个少奶奶要添孩子，这是开花结实，自然的道理，还用得着什么难为情？”清秋道：“照这话说，男大须婚女大须嫁，一个姑娘要上婆婆家，也就不须害臊了？”

金太太还要说时，听到门外咳嗽了两声，这正是金铨来了，大家就停止了说笑话。清秋首先站起，他一进来，看见桌上摆了许多小玩器，便问道：“把这些东西翻出来做什么？”金太太道：“过年了，赏给儿媳姑娘们一点东西当压岁钱。”金铨笑道：“人老了，就是这样，会转童心，太太倒高兴过这个不相干的旧年。”金太太道：“我们转了童心，充其量也不过听听戏，看看电影罢了。这要是你们，一转童心，不是孩子们在这里，我可要说出好的来了。”金铨道：“别抬杠，今天是大年三十夜啦。”金太太将手上那根象牙细烟管指着金铨，眼望着清秋和道之，笑道：“你听听他的。刚才还说，不过不相干的旧年，现在他自己倒说出大年三十夜，不许抬杠起来。这岂不是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吗？”这一说，大家都笑了。金铨靠上手一张大软椅上坐了，笑道：“做事的人，总想闲一闲，其实真闲了，又觉得不合适似的。每年到了阴历阳历这两个长些的假期中，我反是闷得慌，不知道找什么玩意儿来消磨光阴。我倒佩服鹏振和燕西。鹏振的衙门，是一

月也不去三回，燕西更不必谈了，他们一年到头地闲着，反是有事要找他，找不着人影。我就没有他们这种福气可以闲得下来。”清秋本坐着的，站起来笑道：“这些时他倒看书，父亲若是要找他，我去找他来。”金铨笑道：“他在看书吗？这倒奇了。并没有什么事找他，不过白问一声。他既然在看书，那是十年难逢金满斗的事，就随他去吧。”道之侧转脸去，背了金铨，却对清秋微笑。清秋也偏了头和金太太说话，道之的举动，她只当没有看见。金太太以为她见了公公来了，格外正襟危坐，她就没有去留心。

坐了一会儿，天色就晚了。里里外外，各屋里电灯，都已点亮。男女佣仆，像穿梭一般的，只在走廊外跑来跑去。过了一会儿，李贵站在堂屋中门外，轻轻地问了一声总理在这里吗？金铨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李贵只站在房门边，笑道：“大厅上各事都预备好了，是不是就要上供？”金铨道：“还早呢。”李贵道：“大爷说了好几回了，说是早一点好。”金铨一听，心里就明白，这一定是他要催着上完了供，就好去和姨少奶奶吃团圆酒。这孩子这样往下做，实在是胡闹。但是这件事在没有揭穿以前，自己总是装糊涂不知道，免得容之不可，取缔又有所不能。现在又看破了这种行动，便勃然把脸色一沉，喝道：“你听他的话做什么？知道他又是闹什么玩意儿！”金太太笑道：“这也值得生气？凤举也是一样的孩子气，他想今天晚上，家里和朋友家里，当然有些玩意儿，他催着上了供，就好去玩了。”便对李贵道：“早一点也好，你全通知大家吧。”李贵答应走开。道之先站起来道：“我去换衣服了，要不要让守华也参与这个盛会？”金铨道：“当然让他看看。”清秋听了这话，知道这一幕家祭，完全是旧式的，不必让人招呼，自当回屋子里去换衣服。她正要起身，金太太笑道：“这样子，你也是要换衣服了？你穿的这紫色袍子就很好，不必换了。阿四她是因为怕孩子啰唆，穿的是件黑袍子，太素净了，不能不换。”清秋心里可就好笑，他们家里，说新又新，说旧又旧。既然过旧年，向祖宗辞岁，同时可又染了欧化的迷信，认为黑色是不吉利的颜色，遇到盛会，黑色衣服就不能穿了。当时因为婆婆说不必换，只坐在金太太屋子里闲话。虽然不知道有些什么礼节，好在自己排最末，就是行礼，也要到最后，才摊派到自己头上来，到那时候，看事行事就得，也不必预先踌躇了。金太太屋子里，自从几个大丫头出阁了，只有一个小兰，

她就为潮流所趋，不肯再添使女。上半年有些小事情，都是阿囡、小兰两个人分别了做。现在却是金荣一个寡妇妹妹在屋子里做些精细事情，因为她婆婆家姓陈，年纪又只二十岁，金太太不肯叫她什么妈，就叫她一声陈二姐。陈二姐虽然是穷苦人家出身，倒生了个美人胚子，很是清秀，身材也瘦瘦的。大户人家，就是看不惯牛鬼蛇神的那种黄脸老妈子，因之金家的女仆，都是挑那种年纪轻干净伶俐的妇人做工。金太太一来怜惜陈二姐是个年轻寡妇，二来又爱她做事灵敏，只要你有这个意思，还不曾说出来，她已经把你的事情做好了。所以陈二姐到金家来只有几个月，上上下下倒摸得很熟。这时，金太太一说要换衣服。陈二姐早拿了一把钥匙在手上，走了过来，问要开哪一号箱子？金太太道：“家里并不冷，就是把那件鹿皮绒袄子拿来，系上一条裙，那就行了，用不着开箱子。”于是清秋在外面屋子里候着，等着金太太衣服换好，然后一同上大厅来。

那大厅在扎彩松枝花球之间，加上许多电灯，这个时候是万火齐明，而且彩色相映，那电灯另有一种光彩。供案前，有两只五狮抱柱的大烛台，高可四五尺，放在地板上，上面点了饭碗粗细的大红烛，火焰射出去四五寸长。再看那些桌上陈设的礼器，也盛了些东西，都是汤汁肉块之类，家中大小男女，这时都齐集了。凤举穿了长袍马褂，向长案右角上，对着一个二三尺高的铜磬拿了磬槌当啷当啷敲了三下。金铨就和金太太一同上前，站在供案之下，齐齐地向祖先遗容三鞠躬。礼毕，又是三下磬，只听得轰通一下，接上哗啦哗啦，院外的爆竹，万颗争鸣，闹成一片。在这种爆竹声中，男女依着次序，向祖先行礼。他们还是依着江南旧俗，走廊下，东西列着两只铜火盆，火炭烧得红红的，上面掩着青柏枝，也烧得噼啪噼啪地响，满处都是一种清香。闻到这香气和爆竹声，自然令人有一种过年的新感想。在这时，梅丽就笑着跳出来道：“爸爸，你请上，大家要给你拜年了。”金铨看见儿女满堂，自然也有一种欣慰的情态，背了手，在地毯上踱着笑道：“你们一年少淘一点气，多听两句话就是了，倒不在乎这种形式上。”但是他这样说时，大家已经将他围困上了，就团团地给他鞠躬。像凤举兄弟们，究竟是儿子，父亲既说不必行礼，也就是模模糊糊过去了。这儿媳们姨太太们是不便含糊的。小姐们也是女子，也只好照样。金铨只乐得连连点头。大家行礼毕，于是一阵风地又来围上金太太。金